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陆少平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ds84655582@163.com

真实性·全局观·信仰基因

——评李时新纪实作品《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黄伟林

《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李时新/漓江出版社/2021年3月

近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湘江战役题材的作品，漓江出版社推出纪实文学作品《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一部。那么，与同题材图书相比，这部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呢？

我愿意分享几点我的阅读感受。

首先，《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追踪采访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厚积薄发写作的具有极大真实性的纪实文学作品。

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第一手材料是纪实文学的核心价值。湘江战役距离今天已经80多年，李时新所聚焦的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已经全部“归队”，化成了默默青山、悠悠流水。既然这些作品的传主已经永远沉默，那么，李时新从哪里获得他的第一手材料呢？原来，虽然李时新从2016年开始写作《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但他从1979年就开始了资料的收集、当事人的采访、历史现场的调查，《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以他将近40年积累的采访记录、历史资料、传奇故事为基础写作的。尤其是采访记录，有时间、有地点，甚至有图片，因此有真相。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李时新动手写作的时候，这些历史当事人已经离去，但李时新的记录保留下来了。这一点决定了《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部纪实文学某种意义上的“信史”价值。真实可信，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李时新在行文过程中反复强调、念兹在兹的诉求。

其次，《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对湘江战役追踪研究，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深耕细作撰写的具有历史全局观的纪实文学作品。

全局观是纪实文学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严格地说，对历史当事人的采访，获得更多的是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当事人囿于历史认知和专业背景的局限，往往无法提供历史全局的真实性。因为历史记忆可能出现的错误，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以人物访谈为基础的纪实文学写作，如果仅仅依赖于人物访谈，不可避免会出现大量史实错误。作为一个资深的纪实文学写作者，李时新深明此理。他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尽最大可能接近历史真实：不仅是细节意义上的真实，而且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阅读《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该书主要由四部分内容构成：核心部分是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补充部分是作者多年收集的同行人士采访的相关题材资料；参照部分是早已公开出版的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等相关历史文献。其中，核心部分维系了细节真实，补充部分强化了细节真实，历史文献建构了历史真实。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收集同行相关题材资料，通过梳理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即作者本人具有历史全局意识和历史现场观察的原创书写。四个部分的组合，使该书成为历史全局、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融会贯通的纪实作品。

再次，我想最值得推崇的是作者在长期采访、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体验。这个认知体验就是作者在前言以及正文中反复提到的采访印象：

绝大多数失散红军，不论曾经是官还是兵，他们几乎都出身农民。但一加入了红军，在红军这座火红熔炉中淬火锤炼，就已经具有了中国小农经济传统农民所没有的物质，即红军特质：除了军事技能，他们具有了信仰、理想、信念、政治理论素质、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这些红军特质因入伍时间长短而程度不同，军龄越长，越丰富深厚，水平越高，越坚定执着，这在采访中一再得到证实。

这段文字来自李时新多年追踪采访失散红军的重要体验。要知道，李时新采访的不是那些最后抵达了延安的红军将士，而是在湘江战役中因为负伤掉队留在了桂北大地的失散红军。这些失散红军本来都是农民，失散之后又回归农民。只不过由江西、福建农民变成了广西农民，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桂北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桂北农民。如果不对这些农民进行深度采访，这些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的农民与原住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正是因为没有区别，李时新的发现才特别可贵。因为，这里牵涉到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湘江，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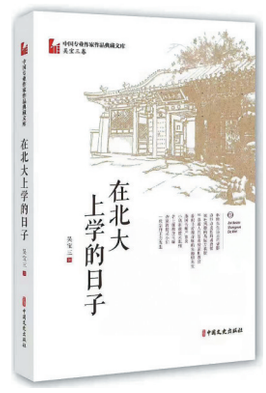
在讲述失散红军邓炳彪的故事时，李时新专门强调：“邓炳彪思绪最先进入的不是1934年，而是1928年；最先讲的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方志敏的故事。”这里，李时新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即这些青少年阶段就参加红军的农民，在红军的队伍里，经过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因此，哪怕如刘华连，他的红军军龄只有3个月，但红军的基因，已经深入到这些失散红军的灵魂之中，用李时新的话说就是：“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

这个认知，这个印象，这个对信仰基因的发现，可以说是《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灵魂。这部作品因为拥有这个灵魂，而能够从诸多相关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

北大那些教授们

——读《在北大上学的日子》

□嫩江渔樵



《在北大上学的日子》吴宝三/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

作者吴宝三是上个世纪特殊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学子。他在书的自序中写道，“心系未名湖，情系未名湖。哪怕在梦中，我——一只北疆的飞雁，常常回到书声琅琅的湖边，栖息在她那温暖的臂弯里”。本书作者写了与北大中文系十一位一流教授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林庚教授是对作者影响最深，也是作者置于篇首、单篇着墨最多的人物。

作者这样描述林先生的：“在那样革命的年代，衣着样式单一……而林先生穿着十分讲究，举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学者风度。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净挺括，一尘不染，名副其实的教授形象。”

写林先生的生活：下乡做社会调查时，看见窗纸发白，林先生脱口而出：“杨柳岸，晓风残月……”接着就站起来，“老吴，我们该出发了……”当肚子咕咕一响，林先生边吟诗：“且食勿踟躕，南风吹作竹。”边信步走进路旁饭店。真是触境生诗，行随诗动，把诗和生活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当年作者喜欢林先生的诗集，在课堂上看，工宣队的迟师傅准备抓他现行，结果却被作者戏弄了一番。本是为林先生出了口气，但林先生却开导作者，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那像迟师傅这样念书不多的人。

严家炎先生是吴宝三先生最亲密、最知心的师长。书中专写严家炎先生的文章就有三篇。

严先生的特点是“严”。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事，一向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严上加严。严先生写给作者的三十几封信，每一封的地址、邮票粘贴都一丝不苟；严先生被老伴儿称为“书虫”，唐弢先生称他“有点固执”，也正是这种认真，成就了他的学术造就和对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他和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全国高校中文系通用教材，并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材奖。

严先生做学问、处事严谨，对朋友亦十分重感情。严先生对作者亦有知遇之恩，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是作者在大学的入党培养人。就是这种知遇之恩，奠定了作者和严先生俩人的半世情谊。作者参加工作后，虽然与严先生身处两地，但联系却没中断。作者进京必拜访恩师，严先生也数次到兴城和哈尔滨去看望作者，给孩子买玩具，给作者买胃药。作者到了北京，严先生亲自下厨做菜……这两位文化名人半生的交往和情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谊。

马振方教授是吴宝三在北大上学结识的第一位老师。他幽默风趣，常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作者的北大恩师高人林立、性情各异：唐诗研究大家、心性真淳如大男孩的陈贻焮教授；鲁迅的忘年交、扫地僧般在北大中文系看门、摇铃、接电话的川岛(章廷谦)先生；大学刚毕业就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官升脾气不长”的费振刚教授；挑名作名刊毛病讲语言课、自然质朴的朱德熙先生；敢讲真话的小说家、带呢帽、叼烟斗的吴组缃先生；知识渊博的学界杂家吴小如先生；所著《新文学史稿》作为全国大学教材一版再版、笑声琅琅、目光炯炯的王瑶先生；语言文字大师、红光满面的王力教授……诸位大师在作者朴素的笔下形神毕肖，令人心向往之。

作者书中所涉的部分名人或文章，以前曾在语文教材上见到。读《在北大上学的日子》，方知是吴宝三先生的老师和同学，顿生亲近之感。比如袁行霈先生，高中语文教材的总主编，多年高冷地印在扉页上。看过书方知，他是林庚先生的得意弟子，这个多年高高在上的名字，一下子变成有血有肉、鲜活可爱的人走下纸来；读林庚先生的《说木叶》，求根溯源、旁征博引，耐心细致、自然有味儿。当年就想，能把“木叶”二字写出洋洋数千言、赏析得如此通透周详，该是个怎样的学者呢？不想，竟是我所尊敬的吴宝三先生的授业之师！忽感如此亲切，仿佛自己这株小草也落入了文化森林中；温儒敏等编的中文研究生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为学术著作，但语言朴素干净、文风亲切自然，仿佛能看到编者的净朗敦厚，原来亦与吴宝三先生师出同门。吴老这部著作，也同样让我感受到《说木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然亲切。这种感受，或许就是北大中文深厚内力的自然散发，就像光之于火焰。

吴宝三先生这本书写到的人和事，我以为会载入北大研究史册，虽然是一本散文集，却有无可置疑的史料价值。

开卷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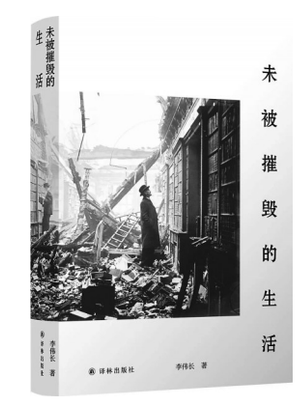
1

《引路人》
李宏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在未来的2498年，人类进入“新文明时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震频发，地球被推到了极端化的处境。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被实施，整个世界被区分为“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

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月球隐士”，它们的线索各不相同，但又合而为一，构成了拼贴、重叠的先锋艺术效果。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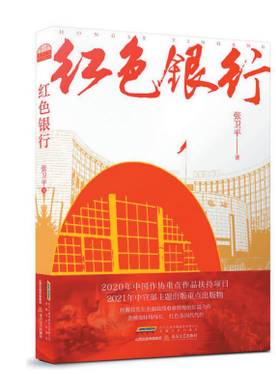


《未被摧毁的生活》
李伟长
译林出版社
2021年9月

评论家李伟长阅读随笔集。书与人生，可以互见。

波德莱尔、福楼拜……我们自身所经历的生活，有助于理解一个好作家的长成及他不可被摧毁的信念。作者勾点连线，从一本书说到一个人，由一条线索牵出一段故事，见证无数绚烂流离的人生。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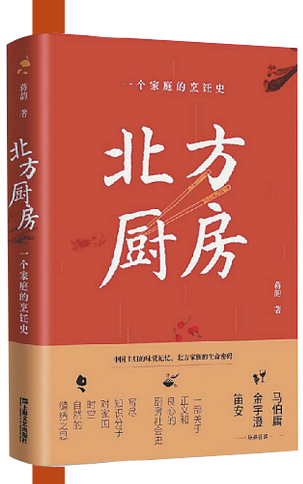
《红色银行》
张卫平
安徽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

这是一部精彩地展现我党在金融战线上伟大成就和创举的文学精品。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黄河岸边兴县农民银行发展演变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前身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素材，描写了共产党员张干丞与地下共产党员、开明绅士刘象庚带领大家为建立红色银行，历尽艰难的故事。

4

《剧说：中国京剧十讲》
赵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这是一部刷新你固有认知的京剧入门读物，也是一张邀你同游国剧殿堂、赏鉴国乐正典的文化邀请函，更是一本让戏文唱词在当代重生的京剧戏迷养成指南。



《北方厨房》是著名作家蒋韵的新作。甫一出版，即受到各大榜单关注，荣登各类好书榜——

“食物史”也许是最鲜活的一种记忆

□马小

蒋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
《北方厨房——一个家庭的烹饪史》

《北方厨房——一个家庭的烹饪史》以奶奶、母亲、“我”(蒋韵)三代女性的主厨食谱为经，以开封、太原、香港等城市空间的辗转为纬，串起了一个北方的行医世家——孔氏家族长达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假鱼肚”、肉糜粥、炸菜角、“起士林”、面包虾仁……孔氏一族三代成员对家国、历史、生命、自然、文化的体认和抒情，都凝聚舌尖，浸润、缱绻，化作缭绕的味道，是对存在的敬意和思考。

试读

八十年代初叶，曾经有一次，深入到了长白山腹地——东京城林场。那里地处张广才岭，山深林密。我和丈夫李锐，还有另外两个朋友，来到这里看另外一个写作的朋友。

他安排我们住在林场的小招待所，除了我们，再无其他客人。那是一个浪漫的文学的年代，林场的主人对我们这几个文学青年很是热情。

一天早晨，场里派了经验丰富的向导，说是带我们去采黄蘑，也就是榆蘑，中午给我们包黄蘑饺子吃。大家高兴极了。我恐怕就不止是高兴而是激动不已。在长白山大森林里，有行家指引，不用说是安全的。我想，终于，终于有机会，吃到我其实非常想念的天然的、新鲜的野生蘑菇了。

久违了啊。

我们挎了篮子，去真正的山林里采榆蘑。满载而归。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大家动手包饺子。

饺子出锅了，脸盆大的盘子，一盘一盘端上来，无比豪迈。还有酒，啤酒，也是大碗大碗地满上。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喝啊，吃啊！主人热情地劝。哪里用得着劝？我们不客气。

酒就不说了，那黄蘑饺子，一口咬下去，我丈夫就叫起来，说：“这家伙黄蘑！”他原本是不怎么喜欢吃饺子的，但这黄蘑饺子，让他真心折服。不仅是他一人，我们这些山外来客，在这山珍面前，谁又能不折服呢？人人都吃得荡气回肠，喝得酣畅淋漓。碰杯，敬酒——敬友谊，敬长白山，敬森林，敬大自然，敬亲爱的黄蘑饺子……

那天，晚饭后，天还早，我们四人，沿着深幽的林中小路，散步，随意地走，渐渐走到了深处，来到一条溪水边。溪水哗哗喧响，在寂静的林中听上去有种深沉的快乐。水里有巨石，水清澈至极，我和女友突然像孩子一样撒欢儿跳进水里，打起了水仗。朋友甲比我们大几岁，站在水边，突然引吭高歌：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

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那是《祖国颂》。

朋友甲是个小说家，也是个出色的男中音，他的歌声让人动容。我第一次觉得，这首歌如此入心，和这山、这水、这万千的树木、这大地上的一切，如此相融。我们停止了打闹，站在水中，静静地听，歌声和水声一起，天籁一般，流向深沉博大的、渐起的夜色之中，流向未知和神秘。我有些眩晕。黄蘑没有给我的震撼，这个夜晚，补偿了我。我被它震慑，灵魂出窍。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